

判決不分明  
原洋奉璧  
張濟神相鑑  
寓遠東二層樓  
飯店百十三號  
敬送西藏佛傳種子求財神符不要分文



吳神始。本埠青年會之游泳池。其屬上乘。第游泳之法固佳。  
 然不知其門徑者。亦能危及生命云。  
 奕棋。夏日約二三知己。品茗庭中。相將奕棋。雖炎熱天氣  
 亦覺其熱。暗云。心定自然涼。實有以致之。較諸游泳猶勝  
 也。

各稱欲開。皆違違卽令寺內主持  
即騰出一二房間。爲其公餘休憩  
之所。主持旋耀照辦。蕭終未嘗一  
行。再三而諾。仍無暇日。最後乃  
不悟何其愚耶。

（明卿）

湖北青軍前總辦死已半年矣。有友自漢口來。言其候聞一則云。自喇嘛普仁人。督軍與總知過去索喇。蕭故督國派員迎之至鄂。詢其休咎。此固人情之常。無足異也。惟聞自氏前由督署赴洪山時。署內各幕僚多。誹謗派員護送。蕭不許。自顧其地方幽靜。慷慨無緣。至此清福

食其肉。安有地盤容估路。鬼判曰唯謹奉命。大鬼小鬼來謝。國王  
簿上查點清。該死者有若干名。與其死於刀與兵。不若死以瘟疫病。  
呵爾鬼許多可行。爾去勿遲。始得令。

表妹阿貓。今年纔八歲。但是年紀雖輕。他的行為爲操作。與普通成人的。彷彿相等。而且聰慧異常。說起閒話來。真與占些別人便宜。以我們稱他二個天賜阿貓的巧獸。

▲老巧

我的老友老。本來進澄衷學校肄業。現在因爲年紀大了。他既棄學。也是像舞臺上做文戲似的行方步。不亂步法。記得有一天隔壁鄰居發言第二家火燒了。我們聽了。連忙拔腳逃避。他還是他的步法走去。等到他還未出門。謠言已息了。所以我們取他爲老巧。

人戴迪仁家。策到舊青浦一遊。我便客廳上。希望解脫些憂鬱。

那時他已等我好久了。我到黃君家。七時七上八時半。我到黃君家。就談話同住。所以便和我往這盛君。不料盛君因事失約。於是便把去處告訴了他。他便同住。我們三人。一面談着。一而行着。約模十時半的光景。已經到了戴君之家。那時戴君已午飯告畢。穿着黑色短褲赤

中山這像一架。旁附革命人物的照片多張。兩面牆壁上。掛有鏡架數個。額曰「革命精神」、「努力革命」、「和中山先生的遺囑。戴君的命主義等等。眼見室內充滿着革命空氣。使人愈感到革命的需要。停了一回。戴君搬來幾只空椅。叫我們吃飯。我們便不客氣地拿起碗來吃了一飽。

便由戴君引導。作舊青

一到了夏天。天氣終是很熱的。加之上海的寸金之地。一家人家。住了一二十餘個。有的睡在這路的熱天。叫他們怎麼去呢。於是有的到涼棚場上去納涼。有的睡在馬路旁的水門汀上。蓋沒有好的納涼之處。不得不如是呀。但是須知睡在水門汀上。是有礙衛生的。講到至清涼。莫如去納涼。那是更非計了。你想一個游藝場。弄了這許多遊客。擠在在一起。那裏還有可納涼呢。雖然有屋頂花園呀。小公園呀。露天影戲呀。路可納一點涼。但是終不免人聲嘈雜。納不着涼的。況且這等地方。不是地位狹小。便是有衆多不潔的氣味。加之游客的臭汗盈盆。充滿于室中。非但納不着涼。還只有一加一點熱呢。若是照羅川秋水先生的納涼法。則於經濟一方面。太覺有點不合了。倘自己有包車的。那麼倒還可以叫車夫拖出去兜風呢。至於月且先生的納涼法子。就有比較好一點。但是從紀子路到靜安寺。雖乘了電車。大可以納涼。然而這一路的車資倒也要好幾十個銅子哩。況且電車到了站頭。就要下來。豈不是費大錢而得涼少嗎。現在我所欲介紹的一個納涼勝地。說起來大家都知道的。就是——法國公園。——這個公園。以前是不公開的。惟有穿洋裝的。倒可以進去。現在確這個階級沒有了。無論何人。都可以進去。裏面的風景真是好極了。濃林森森。弱草如茵。每當月華如水。八九時後。一對雙雙。並肩情話。南面王不留他。並且交通便利。車費低廉。我每夜九時後總是去的。從大自鳴鐘乘法界四路電車。至呂班路的勒非德路下車。車資不過八枚銅元耳。鹹黃包車。乘電車納涼。便宜得多了。諸君不信。請試往試之。

滿雲樓隨筆

如人。雖有壯勇人口。有以氣勵者。有以膽勝者。有以味勝者。有以力勝者。如文藝工人。日歡草堂詩話云。『丙申年正月十七日。金溪盛。無如杜老同心事。四海風塵萬里人。』丙申年正月十七日。遊陝至平涼云。『平涼春波漫漲時。武昌官柳已成絲。東家溫帳會生效。西上陶桓抑可知。』雄渾之氣不嫌抗也。四月下旬過崇效寺訪牡丹花已發獨云。『一夜狂風國豔殘。東皇應是護持難。不嫌重瀟元興健。如姐如妹獨自看。』按此詩乃文襄癸卯年即近侍楊枝齋而作過秦閣吊袁鴻鑑云。『鬼雁江湖老不村。不忌後也。沈乙庵先生題過三首云。』橋梁乾落柳葉黃。洪雲斜日濁東關。秋心總在無人處。坐看柳青沒野橋。江洲草長蘆花肥。江上女兒黃葛衣。漁家冷落漁家暖。野鴨作書南向飛。』蕭然之味。不厭讀也。樊樊山題撫榆旅店壁云。『朝色青於陌上塵。秋來長是翠眉顰。一樽月裏黃於柳。愁緒猶南照馬人。』蘇東之制。不粉復也。

明嘉靖間。遼海諸省有倭患。當時嘉定雖經剿治。猶城郭不修。全。使備。現猶當大江之濱。距海口亦近。倭倖沒無常。官軍與戰不利。無則避其鋒鏑。既害邊制。時有嚴氏兄弟。大顯大年大成大傳大邦者。實山黃城廬里人也。皆路提督戚。桿衛鄉里。數敗倭寇。迺部司馬任環忠憤軍滅賊。得五大大喜。五人亦皆以死報。先後立奇功。四乘五人。稱爲家兵倭僞之報而去。低任可去。官告熟。命黃某。素勇五人。且思其功。獨勇勇傳不法。以水灌織錦戲謔。初嚴翁無子。祿於高中之神。已而連舉五子。邑父老四言五人者實翁所降生也。

船殼沈重。略一傾側。湖水就會從船沿滾滾流出來。去年秋間曾因此傾覆了船。溺斃了一人。警廳因此限迫每船不得超過十人。免之再出危險。但日久玩生。舟子又多恃客人之親勢。紛合如弁髦也。

記得某君作的一篇「買宋都城之杭州」裏。曾說宋時有買秋艇在西湖中造了一種特製的船。叫做府車船。裏面裝有輪子。用脚踏著。船行

太平戲院看京戲者。人人皆注意於程硯秋。程伶一出。則萬頭攢動。爭觀丰儀。竟坐位離臺稍遠者。必走近臺面。端詳諦視。於心始快。余之嗜好。與人不同。所賞識者。亦與人異。程伶之藝如何。余於程伶登臺之第一夕已略言之矣。余觀京劇。尤注重鑾生。故賞識程伶外。郭伶亦爲余所欲賞也。仲衡引吭簡傲而宏朗。清爽異常。其於尖小細碎之間。或有脫略處。然豁朗自然。向不失老生之精神也。其扮演失意英雄。聲淚俱下。李陵碑。武家坡。二進宮。諸戲。尤爲其所擅長。顧曲者當注意重音。細辨其聲之抑揚頓挫。合於節奏與否。不在乎衣服之華麗也。惜余耳不諳北曲妙處。應喝采而不喝。余修爲郭仲衡叫好。與余同聲相應者。僅爲少數之外江人。粵人隨之。或斷或續。不能一致。轉覺失時好之真意義耳。(報告二 華夫)

今夕程硯秋演番羅娘傳。應娘爲中國俠女。以劍術名。功成不居。如神話之見首不見尾。聞該秋初排此劇時。有北京武術名家。以劍法傳之。故程郎之舞劍。極有精彩。事蹟亦罕聞新奇。不啻尋常京劇。自同治以來。年久失傳。今程郎之舞劍。

得跑到一個很偏僻的館子裏，吃了幾只混園。戴君和書店很相熟。有飯發給他。就着。所以吃的點心錢，沒有付去。就在欠帳上除去。

我們再到茶館裏不多時，便有黃君的胞兄楚雲來了。等他也吃了點心，和我們一團回去。我們自舊青浦回來時共有五人。走到了戴君的家裏。便少了一個戴君。走到了陸君的家里。又少了一個陸君。走到了黃君的家里。更少了一個黃君。只剩專嘉作十六字碑。昔年九歲。和三個哥哥。同到北京去讀書。途中頗在黑暗中回到家裏。裏吃了無異。竟無聊。大哥遂先脫道：「兄弟去

彭陽河。

## 十六字詩

(水應)

余家。有一家。姓國。有四兄弟。最小名玉。性最疏軟。諸兄皆不及。邑中皆稱爲小神童。性甚滑稽。和三個哥哥。同到北京去讀書。途中頗

我友香小人也。客海上最久。文筆嫺施。尤多於情。時陸素娟校書。因病謝世。客挽以句云。『此情與我何干。』也來哭哭。『祇爲憐壽命薄。同是惺惺。』

昔楊園官校書。亦無錫名花也。醴醴高張。綢繆一時。未幾曇花遞折。玉殢香銷。某君『字南溪。』挽以聯云。

『楊花去不歸。魂歸北里。』  
『幽挽泊何處。愁歸南漢。』

如飛。現時湖上已沒有這種船了。我們不並冒險坐渡船。情願多出幾個錢。討了一只划子。下船後一直撐到茅家埠出發。溫和而微弱的南風那裏含笑歡迎。船到茅家埠。登岸亦以先睹為快。(報告四 陳公)

個夕所演之奇雙會。即粵劇之李奇嘆盛。桂枝寫狀。但其中橋段。表情。皆與粵劇有別。程郎飾桂枝。王又堂飾趙龍。秦張彥飾李琦。曹二庚飾蔡子。程去桂枝。扮相端麗。舉止穩重。獄中訪友一段。做唱並佳。哀憐之情。溢於眉表。趙龍寫狀狀。一曲。嗓音清亮。行腔婉轉。李奇扮相老蒼。尤為難得。全劇線索。無懈可摘。其唱工之繁。當在紅拂傳和羅漢借關之上。有周郎舞者。當亦以先睹為快。(報告四 陳公)

陣陣吹來。使人覺得醺醺而舒適。細勻的波紋。映着太陽光。閃閃爍爍。雲隱隱為西湖名剎。有巖巖散作金碧色。迎面的青山。似乎在那裏含笑歡迎。船到茅家埠。登岸有的臉現愁容。形容都不相同。

依山麓走去。約走數里路。到了靈隱寺。靈隱寺為西湖名剎。有巖巖散作金碧色。迎面的青山。似乎在那裏含笑歡迎。船到茅家埠。登岸有的臉現愁容。形容都不相同。

暴雨之後。以號秋之天賦佳曉。唱來當能動聽。又聞太平戲院。連日因狂風暴雨之故。交通阻塞。道路泥濘。故於初十一兩晚停演。聞該院今晚照常開演云。(報告二 白圭)

大聲叫道：「勤。」引得車行至半途。天降大霧。

。玉便  
。大都笑起。  
弟迷路。

如飛。現時湖上已沒有這種船了。我們不並冒險坐渡船。情願多出幾個錢。討了一只划子。下船後一直撐到茅家埠出發。溫和而微弱的南風那裏含笑歡迎。船到茅家埠。登岸亦以先睹為快。(報告四 陳公)

陣雨吹來。使人覺得醺醉而舒適。細勻的波紋。映着太陽光。閃閃爍爍。散作金碧色。迎面的青山。似乎在裏面含笑歡迎。船到茅家埠。登岸亦以先睹為快。

(報告四 陳公)

依山麓走去。約走數里路。到了靈隱寺。靈隱寺爲西湖名剎。有震漢堂供奉觀世五百尊。有的露乳慈笑。有的臉現愁容。形容都不相同。

今夕所演之奇雙會。卽粵劇之李奇嘿盛。桂枝寫狀。但其中橋段。表情。皆與粵劇有別。程郎飾桂枝。王又堂飾趙耀。秦張彥飾李琦。曹二庚飾蔡子。程去桂枝。扮相端麗。舉止穩重。獄中訪友一段。做唱並佳。哀憐之情。溢於眉表。趙耀寫狀狀一曲。嗓音清亮。行腔婉轉。李奇扮相老蒼。尤爲難得。全劇線索。無懈可摘。其唱工之繁。當在紅拂傳和離恨諸劇之上。有周郎舞者。當亦以先睹爲快。(報告四 陳公)